春秋正辭

春秋正辭序

說經與傳春秋者不一家鄒夾無師虞鐸微闕左氏[illegible]之多穀梁得其短將以求微言于未墜尋大義之所存其惟公羊乎公羊家世傳業平地衍其緒敢壽暢其風胡毋子都乃著條例董生大儒用資講授邵公專精隱括綱要述三科九旨之義依類託輔筆削之誼如發蒙矣然在東京之世賈鄭之徒已緣隙奮筆相與爲難戴宏解疑亦隨二創魏晉而下經學破碎隸及唐宋師儒偏蔽苟取頑冑之語不顧師法之傳詞日月爲虛設鄙起問爲無端獨逞庸臆妄測非常

既遂偏其反而之旨烏覩析薪移矣之理使公羊之例當乖即春秋之義幾廢承學之士所共閔歎也夫春秋一經人事浹王道備以撥亂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非紀事之書昔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又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然則本志以立事考義以定詞苟非因端覩指別嫌明微精求于繁殺之間嚴辨于同異之故卒詞揆方各得其序守文持論鮮有能通者焉前輩少宗伯莊方耕先生學貫六藝才超九能始入翰林即以經學受

主知羣經各有論著斐然述作遂造其深率爾簡札必衷於道疇昔之歲與余同官禁近朝夕論思無間術業挹其淵醰如飲醇醲窺厥原本疑入寶藏洵當代之儒宗士林之師表也公之孫雋甲為余丙午典試江南所得士偕其弟貴甲來京師持公所纂春秋正辭一書問序于余余受而讀之義例一宗公羊起應寛述何氏事亦兼資左氏義或拾補穀梁條列其目屬比其詞若網在綱如機省括義周旨密博辨宏通近日說經之文此為卓絕用以詔茲來哲庶幾得所折衷由是抉經心執聖權則

偏惑乖方之誚吾知免矣嘉慶六年龍集辛酉四月
望大興朱珪序

春秋正辭敘目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賜進士及第授光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二級　南書房　上書房行走莊存與撰

存與讀趙先生汸春秋屬辭而善之輒不自量爲櫽括其條正列其義更名曰正辭備遺忘也以尊聖尚賢信古而不亂或庶幾焉敘曰

大哉受命釗我至聖弗庸踐於位皇惟饗德乃配天地正奉天辭弟一

王者承天以撫萬邦爲生民共主嗟嗟周德光於文武亦越既東元命永固永固在下諸侯以僭大夫陪隸用貴治賤挈諸王者正天子辭弟二

於乎厚哉周公光大成文武德勞謙不伐萬民以服
元子在東有典有冊欲觀周道舍魯奚適聖人無我
曰父母國正內辭弟三
三王之道仁義爲大假之以爲功乃救罪不暇一匡
天下實惟桓公晉文繼之亦惟在王功曰正正曰譎一
尊一尹楚莊晉悼彼何足數正二伯辭弟四
自天地生民以來神聖有作經緯於是焉在聖所貴
貴其民循厥理惟庶邦君以厥臣積大命孳孳其無
弥縫乃心毋底罪正諸夏辭弟五
蕩蕩覆載聖則無私疇不帥工聖其念之明明時夏

懿德所經頑嚚聾昧乃狄之行於乎愼哉正外辭弟六

若之何弗弔天不享右罔愛於居闇多辟罔克究於禾祀侵戎虐我黎服潰瀆靡所止聖乃欽底罰於有辭以差厥罪俾寅念於天嗣天民越指疆土明哉明哉天伐章哉正禁暴辭弟七

噫嘻皐女民以生其女曷克生生女怙於口實乃惟怙於天德於乎德卒喪多罪顯聞於上遏之絕之乃殄滅之殄靡有遺民乃其蘇時乃敬明於聖之志匪慭用怒尙隱哉其懼正誅亂辭弟八

聖兼道垂文辭惟義之訓愆事之違匪從惟從匪述
惟述折厥衷見天則正傳疑辭弟九

春秋正辭卷一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奉天辭第一

初。曰建五始元正天端自貴者始同日並建相須成體天人大本萬物所繫春秋上之欽若丕指次二曰宗文王文王受命武王述之文武既沒文不在茲稽古堯舜道法所祖聞而知之萬世以爲土次三曰大。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郊社宗廟尊無二上治非王則革學非聖則黜次四曰通三統三代建正受之於天文質再復制作備焉師法在昔恭讓則聖劉乃有監匪獨一姓次五曰備四時謹於尊天慎於養

人聖人以順動則日月光明庶物露生陰佐不可右刑謚不可任五辰之正羣生在命次六曰正月曰幾乎幾乎其惟日乎仁與不仁同此日乎孰能慎微日無不吉載而始之端在朔月民主愛日不遑暇食夜曰日餘大光在牖閏曰歲餘門以聽候次七曰審天命發與支與壞與飫歌戒與民不聽罪聖人覺與次八曰祭五行祥異天乎與人甚可畏也欲止其亂心仁愛也上下之間匪虛而實元氣澹澹散撰相易神乎雖知勿謂不然所貶所譏惟聖同天次九曰張三世遂衰錄隱隆薄以思屈信之志詳畧之文智不危

身義不詘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撥亂啟治漸於升平十二有象大平以成次十日俟後聖舊典禮經左邱多聞淵乎公羊温故知新穀梁繩愆子夏所傳拾遺補闕歷世多賢春秋應天受命作制孟子輿有言天子之事以託王法魯無愓焉以治萬世漢曷覬焉

建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

何休曰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

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紀反推之以明其自然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建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元年正月辭不自春秋始首子曰衆信弗主春秋得王之者道在故也尙書者而非備也魯史繫而非敘有也其餘則僭而亂也不使春秋王之者亂之大者

也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
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
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宗文王

春王

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大祖嗣王曰繼體繼體也者繼大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敢或于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君牙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天子之事守也

大一統

王正月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董生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義莫大焉

通三統

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　春王三月

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

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於殷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劉向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按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授於寅正三正並行而不悖倘矣夏書曰怠棄

三正子丑非春其諸後儒之惑與

備四時

春王正月莊公五年夏四月桓公九年秋七月隱公六年冬十月桓公元年

公羊子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何休曰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魏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

王謹於尊天愼手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
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
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正日月

十二月　閏月 文公六年　六十日　上辛季辛　朔　晦

日中　日下昃　夜　夜中

書曰協時月正日左氏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
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又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記曰天子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卽安庭燎之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齊詩曰不能辰

夜不宿則莫

皆天命廢興

二年春　三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　六年春　七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　九年春　十年春王二月此正月也隱無正故辟之也　十一年春隱公

穀梁子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正隱不使讓

八年春隱公

有三月尚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

有三月矣曷不繫之于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于臨天下之一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愼言哉

元年春王正月桓公

穀梁子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所以治桓也

二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程子曰正督之罪也

十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盈數也十年必棄書王紀常也本胡氏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曰謹其終也易曰物不可以終否

三年春正月特會不恒月其月何決不王也四年春正月狩不月此月決不王也

五年春正月絕卒不正決非以與夷終生故王也六年春正月來不恒月決不王也七年春二月

八年春正月

九年春曷不月月則不可不王不月則無嫌于不王尊王后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

十有二年春正月

十有三年春正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

十有五年春二月曷爲月求車則輕矣

十有六年春正月

十有七年春正月

穀梁子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誅之也諸侯不能救伐之也百姓不能去不能討則宜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關之曰去名以存實也

王

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貶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

四年春　夏　七年春　夏桓公

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時聞之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

在上其不具于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

夏五月莊公二十有二年

五月不首時其首時何著異也忘父葬母謀取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焉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本何休

元年春王三月定公

穀梁子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十有四年春　夏　秋定公

去冬何也不終也何休本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无喪无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夫季桓子與昭公十年不說義何曰可以無闕闕而不書愼也不可以具闕而無削明也昭公無冬上下皆見夏五類也今上下之文未有以明見必如郭公類也夫子親于其時奚不可具哉故曰削也猥以爲闕非明也其陋也非愼也其或也夫乃以聖人之去國爲淺事也而可哉

察五行祥異

洪範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八
庶徵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
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
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
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傳
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
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
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
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

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蟲豸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旤及人謂之痾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每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咎不由下書曰予一人有罪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咎由斯人不進賢黜惡則其流及上詩曰惟王之卬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民惟邦本王者

所依天災及之危之至也書曰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康成曰歲以四月為別月以一句為別日則始平旦范黃昏間三時為別又曰二辰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日月夕則下公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月月夕則大夫歲之夕也月月朝則上日月中則下士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竊■謂天下有道其不善者受之天下無道則殆及善善者詩曰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之孽金也明貌有毛蟲之孽矣云龜孽者金木雜也以此見金之有虎孽也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恒燠厥極

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贏蟲之孼師古曰蠡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按羽蟲者火也贏蟲者土也不言羽羽蟲者火病則兼其下也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說曰煥則冬溫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五色物之大分在于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孼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孼木勝土溫則木不能令土弱則木倚之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

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𩣡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尊尊之義也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

曰經所不言何故傳之不殆于誣乎曰烏是何言與天有五行地有五行陳天之五合地之五明天道也重皇極也昧者見以爲六也故疑之明者知其爲合也故信之且夫皇極所以立命

故曰建五事所以事天故曰敬事一不修敬有闕爾皇之不極非不克建而已乃蕩然大壞逆天道甚也是故五事有變傷其質（五沴是也）質具于地皇極不建沴其象（日月星辰是也）象見于天獨不見夫易乎貌言視聽如六子然思如坤皇極如乾傳五行不傳皇極是知坤藏不知乾君也并五事在皇極是知成象不知效法也知地而不知天則悖矣知一而不知二則謬矣不此之誣而以傳爲誣是何言也獨不見夫易乎曰然則經不言何也曰有之歲也月也日也天道也歲月

日時無易皇極之建應此矣日月歲時旣易皇極不建應此矣其曰厥咎眊何也蒙甚也天尊其鑒已在易明夷之貢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殆此謂矣霧亂五官地也眊亂五性天也厥罰恆陰何也風甚也或覩其物已詩曰終風且曀下則爲雲物下尙在上則爲祲象高則已凡十五物皆繫于日其在周禮存官職之厥咎類蒙厥罰類風不別著象何也一以管四者心也一以行四者風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各以五配而不能爲六也雨暘燠寒非天乎曰其本在

地地道无成故歸諸天然則恆陰亦地也曰天氣擬地不應易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射妖何也曰其在書乎男子事也用是見脂夜之妖蓋女子象也龍蛇之孽何也曰極陰疑陽其將戰乎在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馬禍何也馬健行地其象配乾故屬皇極五事盡失六極不盡應獨歸之弱何也曰其知天道乎是謂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自有生民以來隆命亡氏踣其國家者皆在此人見其弱也而悲之而閔之不知天之棄之也威莫甚于此矣凡以蕩然大

壞逆天道甚故爾豈曰一事偶失哉曰日月有常行何謂亂曐之逆行亦常也何謂沴曰苟以爲常生必有死興必有廢治必有亂存必有亡莫非常也則將不復危懼晏晏如故奚不祥甚哉曰此天之命不可知也故曰異若天之行則可知也何異之有曰昧者皆不知知神者盡知之蔽者一知一不知畸常畸異奚足以定是非余寧知禍之遠人也天不有期焉聖不先覺焉女尚艮知日月之眚聖弗克知女短長之命信乎否也曰聖知之不以告人亦以爲非常云爾曰

固非常也聖人曷常以日月之行之故告人乎春秋書日有食之不著其食之者老聃云安知其不見星也古之人不以日月之眚諄諄然示人亦明矣敬天故也若夫禍福之故聖人則既告女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重之以蓍龜臨之以明哲申之以誓誥勸之以歌誦皆是物也夫乃以爲非常也固聖人之所以爲大常也曰日月星辰之沴固非常矣是亦亟矣乃必使人罹于眚乎曰非日月星辰之變使罹眚也極之不建實自取謫焉苟有壞國喪家亡

人其小大亦㞋應之甚可畏也曰家人亦應之乎曰災在其不應也傳曰謂毋之子也可謂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經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固古今貴賤之達理也苟有庶人傲狠明德以亂天常雖當天地之災不異焉災在其不應也中庸記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初不在大也孟子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亦不在小也

高宗肜日曰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

祀無豐于昵

此事應也事天如事親父母怒之必誠求其所以然多方擬議之既得而後已此之謂脩省怒而不知懼頑也懼而不知救慢也救而不察類舛也不當而不問其人傲也頑則絕之慢則疏之舛則譎之傲則厭之天地之大者在五行各一其性不得相干徵召若影響其失也不知救則已如欲救之不敢不察其故所謂春秋之道衆往以明來也五行之失如疾然氣雖亂各有所主不存其意不貫其理以此事天何異許止之

不嘗藥也五行之變非盡變也非弗不遠復也謂和則俱和失則俱失是乃誣天地也不然夫祖己之言亦曰正厥事可矣又曰典事無豐于昵非所捄之事當用此與人臣之義陳善必列其宜匡失必舉其敗不敢爲無端崖之辭以涸其上而藏其姦敬之至也今曰恐懼脩省云爾將俾盡革其政與抑擇所振捄與抑空言無施而百官萬事皆自若與此固姦以事君者所欲得以飾其惡也欺君不祥誣天地不祥一言而不祥者三不說事應之謂也

春王正月雨木冰 成公十有六年

公羊子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木不曲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桓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

矜不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于齊侯齊侯殺桓公

夏齊大災 莊公二十年

穀梁子曰其志以甚也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子曰大災者何大瘠

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

五月巳巳西宮災 僖公二十年

公羊子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不志事應何也疑誤則闕之

夏成周宣榭火 宣公十有六年

公羊子曰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子曰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左氏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董仲舒劉向以

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

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按成周者

天子之下都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成公三年二月

公羊子曰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以爲此象

宣公篡立當誅絶不宜列昭穆天道莫明于此矣

春宋災襄公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五月甲子宋災（襄公三十年）

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

夏四月陳災（昭公九年）

左氏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卽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雜古非經義也志雜古何也明所由與不與一而廢百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昭公十有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子曰其日以同日也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

召伯毛伯事王子朝子朝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
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
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
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辜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定公二年

公羊子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
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
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
也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
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

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哀公三年

公羊子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違禮者也哀公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按此毀廟也言災何宜毀不毀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哀公四年

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

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公羊子曰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于哀定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火不炎上

無麥苗 莊公七年秋

公羊子曰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何休以為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

大無麥禾莊公二十有八年

穀梁子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劉向以爲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外內無別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旣流二世奢淫之患也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饑宣公十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以重書也不志事應與大水同

饑宣公十有五年冬不志事應與蝝生同

大饑襄公二十有四年冬

有死傷曰饑死傷甚曰大饑此皆凶年也曷爲或書其本或書其末書其本無備也上怠也書其末不恤也怠乎怠者也民力單矣王澤竭矣

稼穡不成

秋大水桓公元年

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穀梁子曰高下有水曰大水高原也下隰也古之治田也其察高下則徹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君兄臣民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桓會諸侯受宋賂而歸又仍交兵結讎

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劉歆則謂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歆之說可專也桓罪按災曷爲或專舉水旱或并言二穀舉重故也兼也不可

水旱察也言二穀重也災之爾則輕無則重麥苗俱則重兼他穀則輕不重弗識弗别不察春秋之辭也

夏大水桓公十有三年

漢志又以爲夫人驕淫將弑君桓不寤卒弑死又說何也擬議之也

秋大水莊公七年事應在無麥苗

秋宋大水（莊公十有一年）

穀梁子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公羊子曰及我也（二說何也母質也）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宋萬弒公

大水（莊公二十有四年秋）

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于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明年仍大水歆則謂先是飾宗廟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飾不當故曰簡）

秋大水莊公二十有五年

大水宣公十年秋

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以濟西田賂齊又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敗皆賤公行非其正也竊謂先是遂不伏辜仍寵其子三桓專政自此始陰盛極矣

秋大水成公五年

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蔑與僑如顓會晉

宋陰勝陽

大水 襄公二十有四年秋

董仲舒以爲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慢鄰國鄰國亟伐百姓驅動穀大不成其災甚也竊按自是無水災與日未可知也雖有其不書也其不書何也以志災則莫恤民氣以志戒則莫畏天矣其志者地震云乎雨雹云乎凡怪異云乎惟火災之爲亟以是爲人之所震而動也誥曰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水不潤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九年

左氏曰癸酉大雨霖以震與經異文者釋大雨乃霖雨也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穀梁子曰震雷也電霆也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旣已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辟

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謂諸侯是時隱居位久翬有逆心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簒弑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弑

恆雨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公十有五年九月

公羊子曰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

記異也穀梁子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左氏說展氏之廟也在朔言朔在晦言晦劉向以爲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明年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

雷

冬不雨 莊公三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爲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竊謂一時不雨則以異書何志

戒也用是見魯有君子臣肅其猶克慎微而先戒故因而耆之也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冬十月不雨 僖公二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爲災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漢志先是敗邾莒獲莒挐炕陽之應

六月雨 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何休曰大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時乃書

此月者僖公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詳錄之明天人相與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二年

穀梁子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何休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

公室爲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政在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十年）

何休曰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十有三年）

何休曰遂之所致按文無志乎民則曷爲亟書之仁之也何用仁之也天未厭之也自是無書者矣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夏大旱（僖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外傳

州楚杭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之應竊謂自後比歲伐邾敗于升陘有起兵動衆之憂主言不從也

大旱宣公七年秋

士連兵伐萊下公見執辱外憂也主言不從之罰

秋大雩襄公五年

左氏曰旱也按旱則其曰雩何所救非所救也其曰雩何也無以旱書者矣書雩始此乎前此矣前此書旱其曰雩徵過也志僭也自此不書旱其曰雩志旱也惡僭也僭所以旱也以僭救旱非所救

矣

秋九月大雩（襄公八年）大雩（襄公十有六年秋）九月大雩（襄公十有七年）秋八月大雩（襄公二十有八年）八月大雩（昭公三年）秋九月大雩（昭公六年）大雩（昭公八年秋）九月大雩（昭公十有六年）秋八月大雩（昭公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昭公二十有五年）

左氏曰書再雩旱甚也穀梁子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竊謂僭甚矣憂至矣然而不書旱不繫乎災也自是而公孫矣舉日不舉辰尊祀事也（據取鄆取防）曰季不曰下尊之也

九月大雩定公元年

大雩定公七年秋 九月大雩

再雩旱也曷不言又其日疏矣何以書志瀆也或月或不月詳略之文也陪臣執國命僭甚矣內夢也言不從之罰

恆暘

無氷桓公十有四年春

穀梁子曰無氷時燠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

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

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兵之道也劉向以爲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內失百姓外

失諸侯鄭伯突簒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無冰成公元年春

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作邱甲陽失節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亦無冰襄公二十有八年

何以書記異也臣專兵不志君築宮不志志無冰而已矣明天道也詩曰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公失政豫而無立志臣下不稟命而專行役于𤺺大身往朝楚季氏因取卞忍而不能治歸作楚宮卒薨

于此不明甚矣

漢志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氷天下異也桓公內弑君兄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横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伐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奥年

恒燠

冬十月雨雪桓公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曰

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鄢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劉向以爲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冬大雨雪 僖公十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陰盛甚也左氏曰平地尺爲大雪

秋大雨雹 僖公二十有九年

左氏曰爲災也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

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為氷及雪之銷亦氷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月食也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弑君故陰脅陽之象先見

冬大雨雹 昭公三年

漢志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卒逐昭公

春王正月大雨雹 昭公四年事應同三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 定公元年

穀梁子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

其曰菽舉重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劉向以爲十月于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初得立故天見異以示之也

恆寒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僖公十有六年

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穀梁子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

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決不日而月也異日而不著其甲子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曰之鶂微有知故月之日月有義乎曰著詳略之文也于以正外內于以定尊卑于以審輕重于以紀遠邇于以徵歉息于以別同異如之何其可廢也然則無知何以日微有知何以月日不過乎物以事天也無知而變變出于天有知而變變出于地或日或不日尊卑之辭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公羊子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

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劉向曰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何休曰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按內史叔興之言何謂也曰是乃可懼矣固非吉凶所生也而吉凶所應也人實自敗非由妖敗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女忘諸乎女闇吉凶由人而謂陰陽不由人也

其可乎夫人神之主也天地之心也主而曠之心而遠之其存者與有幾襄公能遂覺寤安有危身喪師之禍此內史告人意也非預之所知也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天下不相遹也多士曰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天人不相遠也其知之矣

恆風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僖公三十有三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

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𢡟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草妖華孽

冬多麋　莊公十有七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多則異也劉向以爲莊公將取齊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公不寤幾亡社稷

毛蟲之孽

螟隱公五年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按食苗心曰螟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

螟隱公八年秋

漢志以爲鄭以邴易許田隱有貪利心

螟（莊公六年秋）

董仲舒劉向以爲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螽（桓公五年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按螽蝗也漢志以爲桓公取鼎易邑興役起城何休曰煩擾之所生

八月螽（僖公十五年）

劉向以爲兵比三年在外

雨螽于宋（文公三年秋）

公羊子曰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

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何休曰羣臣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逃子哀奔國家廓然朝廷空無人

螽（文公八年冬）

何休曰先是公如晉公孫敖公子遂比出不可使勢奪于大夫煩擾之應

秋八月螽（宣公六年）

劉向以爲先是伐莒後再如齊謀伐萊

秋螽（宣公十有三年）

漢志以爲公孫歸父又會伐莒

秋螽 宣公十五年

漢志以爲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冬蝝生 宣公十五年

公羊子曰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董仲舒以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又曰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告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八月螽襄公七年

是夏也用衆城費費季氏邑也易常擾民之應

冬十有二月螽哀公十有二年

災曠不志矣其書螽何以用田賦不可不書螽也

蝝生猶言之而況螽乎此災也言十有二月何志失閏也非記異也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九月螽哀公十有三年十有二月螽

再書螽何甚之也宜書蝝生繼歲書大有年以存民也哀比年而三書螽國幾亡矣詩曰周餘黎民

麋有子遺其月何志失閏也

　羸蟲之孽

秋有蜮 莊公十有八年

穀梁子曰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蜮猶惑也南越亂氣所生竊謂莊公之時亂既極矣惑亦甚矣天之示異昭昭著明可不懼哉

秋有蜚 莊公二十有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竊謂淫亂之所生爲戒明矣

害氣所生

有鸜鵒來巢 昭公二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劉向以爲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

祥象所致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宣公三年

穀梁子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劉向以爲近牛禍也宣公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取天甚惡之禍雖不及其身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成公七年

劉向以爲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
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
鼷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牛大畜祭天尊物也
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鼷鼠食郊牛角象季氏乃陪
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改
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不寤三家
之權成公室遂卑

鼷鼠食郊牛牛死定公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劉向以爲定公
知季氏皐惡如彼孔子聖德如此卒用季桓而退

孔子無道甚矣竊謂所食浸禍浸深也五月定公
薨

鼷鼠食郊牛角 哀公元年

比歲見食天重戒之哀公不寤卒奔於越定之終
無始哀之始無終仲舒曰不時不見信哉

牛旣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文公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狄者何長狄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
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
爲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必敗亡其後魯及

齊晉皆有簒弒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

下人伐上之痾

世室屋壞文公十有三年

劉向以爲文公棄禮數矣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逆祀之歲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而陵夷也

金沴木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僖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

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爲河者陰之精象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爲楚所執之應穀梁子曰林屬于山爲麓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劉向以爲麓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臣下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後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左氏說沙麓晉地沙山名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

九月癸酉地震文公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子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何休以爲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于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劉向以爲先是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商臣弑父諸侯皆不肯權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陳齊皆弑君

梁山崩 成公五年夏

公羊子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沠外異

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爲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絶大夫擅恣爲海內害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大夫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其後孫甯出衞獻三家逐魯昭尹亂王室

五月甲子地震襄公十有六年

何休以爲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大夫乖離出奔兵事最甚劉向以爲自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

鄭闇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己卯地震昭公十有九年夏五月

何休以爲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八月乙未地震昭公二十有三年

何休以爲猛朝更起與王爭入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弒僚滅徐故地爲再動劉向以爲是時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

遂昭公黑肱叛鄭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是四月甲午地震（哀公三年）

何休以爲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

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

吳大爲主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

孔子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

金木水火沴土

春秋正辭卷一終